

悼

文

第一輯：

- 記魯迅先生軼事……………蔡元培（一）
- 懷亡友魯迅……………許壽裳（三）
- 我所認識的魯迅……………許壽裳（一三）
- 懷舊……………上遂（一六）
- 關於魯迅……………知堂（二〇）
- 關於魯迅之二……………知堂（二七）
- 悼魯迅先生……………鄒韜奮（三四）
- 魯迅——民族革命偉大關頭……………胡愈之（三五）
-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章乃器（三八）
- 魯迅先生的戰勝和思想……………伯衡（四〇）
- 魯迅與寫實主義……………劉大杰（五六）
- 憶魯迅先生……………李霖野（六一）
- 同魯迅先生最後的晤談……………許欽文（七二）

哭魯迅先生

孫伏園(七七)

活在人類的心裏

魯彥(八三)

魯迅翁雜憶

夏可尊(八五)

魯迅先生的精神

葉聖陶(八八)

永在的溫情

鄭振鐸(八九)

弔豫才

曹靖華(九五)

悼魯迅先生

傅東華(九六)

寫於悲痛中

茅盾(九九)

懷魯迅

郁達夫(一〇一)

魯迅先生的「轉變」

主任叔(一〇二)

我們的哀悼

現實月報社同人(一〇七)

悼魯迅先生

天津益世報社論(一一〇)

追悼我們民族的巨人魯迅

行者(一一二)

蓋棺論定的魯迅

(一一七)

平文化界悼念魯迅

(一二六)

我們的哀悼

人味讀書社等(一二九)

記魯迅先生軼事

蔡元培

魯迅先生去世，是現代文學界大損失，不但我國人這樣說，就是日本與蘇俄的文學家也這樣說，可說是異口同聲了。魯迅先生的事跡，除自傳外，各報發表的也不少，無取乎複述。我現在記他的幾件軼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覺得學德語的困難，與留學東京的從弟國親通信時，談到這一點。國親後來書，說與周豫才（魯迅）兄弟談及，都說「最要緊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這是我領教於先生的第一次。後來國親又寄給我或外小說集一部，這是先生與豈明合譯的，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譯筆古奧，比林琴南君所譯的，還要古奧；止要看書名「城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對於小學的熱心了。

先生進教育部以後，我們始常常見面。在南京時，先生於辦公之暇，常與許君季弗影抄一種從圖書館借來的善本書，後來先生所完成的有校訂本魏中散大夫稽康集等書，想就是那時間工作的一班了。

先生於文學外尤注意美術，但不喜音樂。我記得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洪憲的國歌，而恢復卿雲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的中學生練習後，在教育部禮堂唱奏，除本部職員外並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與我均在座。先生對我說：「我完全不懂音樂。」我不知道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實，以為非學過音樂不可？還是對於教育部這種辦法，不以為然，而表示反抗？我後來沒有機會問他。我知道他對於圖畫很有興趣，他在北平時已經搜輯漢碑圖案的拓本。從前記錄漢碑的書，注重文字，對於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先生特別搜輯，已獲得數百種。我們見面時，總商量到付印的問題。因印費太昂，終無成議。這種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檢出來，設法印行，於中國藝術史上，很有關係。先生晚年提倡版畫，印有凱綏珂勒惠支和E

蒙克版畫選集等，又與鄭君振鐸合選北平南紙繡雅馴的信箋印行數函，這都與搜輯漢碑圖案的動機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時，同事中有高陽齊君壽山，對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職後，齊君就聲明辭職，與先生同退。齊君爲人豪爽，與先生的沉澱不同，留德習法政，並不喜歡文學，但崇拜先生如此，這是先生人格的影響。

載：青年界

懷亡友魯迅

許壽裳

『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這是魯迅哭范愛農的詩句，不料現在我在哭魯迅了！懷念『平生風誼兼師友』我早該寫點東西了，可是總不能動手，揮淚成文，在我是無此本領的。日前有『益世報』記者來要我關於魯迅的文字，屢辭不獲，匆匆寫了一短篇，題目『我所認識的魯迅』，聊以塞責，未能抒懷。現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獻給這一篇：先叙回憶，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後則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 三十五年的回憶

三十五年來，對於魯迅學術研究的深邃和人格修養的偉大，我是始終佩服的。民元前十年（一九〇二）夏，我往東京留學，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後的略歷如下：

民元前十年——前八年夏

弘文學院預備日語

八年秋——六年春

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

六年春——三年春

在東京研究文學兼習德文俄文

三年春——二年夏

歸國，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及化學教員

二年秋——一年冬

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師範學校校長

民國元年春——十五年夏

元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員，同年夏部遷北京任科長兼事。九年起兼任

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講師

十五年秋冬

任廈門大學教授

十六年春夏

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專事著譯

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國十六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臺、紹興、廈門合計三年餘，我在南昌（民國六年冬——九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十六年廣州別後，他暫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見雖稀，音問不絕。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於常人。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鑄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學醫以後，成績又非常之好，為教師門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為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為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鑄子，壞鑄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為鑄子壞鑄子這兩大類，不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吶喊序文』裏寫這『轉變』的經過很詳細。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遠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繞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

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他對於這文藝運動——也就是對於國民性劣點的研究，揭發，攻擊，肅清，終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使我始終欽佩的原因之一。

我們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體的情形比較最佳，確乎已經是轉危爲安了。談話半天，他留我晚飯，贈我一冊病中『手自經營』，剛才裝訂完成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並於卷端手題小文：

『魯迅君自去年至今，自病而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季市一冊，以爲紀念耳。』到了九時，我要去，魯迅遍夜車上，捧着這版畫集告別，又欣喜，又惆悵，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送我下樓出門，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顯手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二 致死之由

魯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結核，雖經醫師給了好幾回警告，他却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誰都知道肺病是必須安心調養的，何況他自己是懂得醫學的，但是他竟不能這樣做！本年四月五日給我一信，其中有

云：

『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牀數日始起，近雖已似復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游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糊塗，以為不過是感冒之類，所以回信只勸他節勞調攝。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見他氣喘未痊，神色極憊，瘦削不成樣子，才知道這病勢嚴重，極為擔心，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療養半年，他很以為然，說：『我從前總是為人多，為己少，此後要專心休養了。』六月初，景宋來信云病體已轉危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確乎已漸恢復。醫師勸他轉地療養，我便竭力慫恿，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復信有云：『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爾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賤恙時作時止，畢竟如何，殊不可測，只得聽之……』

病勢拖欠久，原是極可憂慮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第一卷第二期）中間有記述D醫診斷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再檢視兩年前他的手札，如云：『從月初起，天天發熱，不能久坐，蓋疲勞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漸愈矣。上海多瑣』

事，亦殊非好住處也。」（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腸胃，又不能優游，遂至頹廢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漸開，不日當可復原。』（十二月九日）話雖如此，其實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過勞而加劇罷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終不能優游，直到臨死的前日，還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趕快做』，『嗚呼魯迅不幸而有此病，帶病奮鬥，所向無敵，而終於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吶喊衝鋒了二十年，百戰百捷，還是醒不了沈沈的大夢，掃不盡千年淤積的機坑。所謂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爲左的也未必靠得住，老的固然靠不住，青年們又何嘗都靠得住。試讀他的『兩閒餘』，『卒荷戟獨彷徨。』（『集外集』）『題彷徨。』（『憤於長夜過春時』）（『南腔北調集』）『爲了忘却的紀念。』（『就可想見其內心含着無限的痛苦！又讀他去年的一首『殘秋偶作』』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道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沈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雞偏闕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俯仰身世，無地可棲，是何等的悲涼孤寂！

（二）精力的剝削。他的生命是整個獻給我們中華民族的，『我以我血薦軒輊』，這句詩可說是實踐到底，毫無愧色的，可是我們同胞沒有讓他能够好好地整個兒貢獻，倒是重重剝削，各各鬻分，有許多人都在爭着挖取他的精神的一分。有些書店老闆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還有他的生前和死後，版權毫無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層出不窮，單是一本『南腔北調集』，改頭換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種。自政府以至人民，自親朋以至社會，有誰曾經保護過他點什麼，贈給過他點什麼？畢生所受的只有壓迫，禁錮，圍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這個

也沒收，那個也沒取，既沒有養活的源頭，自然容易枯掉。

(二) 經濟的窘迫 他的生活只靠版稅和賣稿兩種收入，所有仰事俯畜，勞動朋友，以及購買印行圖書等費盡出於此。但是版稅苦於收不起，賣稿也很費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便可窺見他的隱痛了。在日本，雖有幾個雜誌社很歡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頗優，只是他不願意多寫，必待屢次被催，實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時候，才寫出一點寄去，因為他自己知道文章裏免不了諷刺友邦。例如『我要騙人』的末尾有云：

『寫着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我到後來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請D醫開方，大病後之所以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着，多半是爲了這經濟的壓迫。

三 生平 and 著作

魯迅的人格和作品的偉大稍有識者都已知道，原無取乎多說。至於他之所以偉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澈底。冷靜則氣宇深邃，明察萬物；熱烈則中心博愛，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實這二者是交相爲用的。經過熱烈的冷靜，才是真冷靜，也就是智；經過冷靜的熱烈，才是真熱烈，也就是仁。魯迅是仁智雙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顧視清高，觀察深刻，能够揭破社會的黑暗，抉發民族的劣根性，這非有真冷靜不能辦到的；唯其仁，所

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顧到那愁苦可憐的勞動社會的生活，描寫得極其逼真，而且靈動有力。他的一支筆，從表面看，有時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實是藏着極大的同情，字中有淚的。這非有真熱烈不能辦到的。欲明此意，只將『吶喊』中的『阿Q傳』和『彷徨』中的『祝福』兩篇，比照對看便知。

魯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萬言以上的著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偉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這仁智雙修言行一致八個字，乃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

有人以為魯迅多怒，好罵是一個缺點，罵他者和被罵者都不是他的敵手，實在不值得費這許多光陰，化這許多氣力去對付，所謂『割雞焉用牛刀』。殊不知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他對人是持平等觀的。看準了缺點，就要憤怒，就要攻擊，甚而至於要輕蔑，但是即使輕蔑也還帶着悲憫之心。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裏有這樣的話：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輕蔑着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沈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却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我從來不曾看到魯迅有謾罵，倒是只看見他的慎重。他的罵人是極有分寸，適如其分，連用字都非常謹嚴，彷彿鐙子秤過似的。所謂『以直報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舉一個例，就可以概見其餘。當民國十四年初，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有許多人開書目，陸續發表，連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寫了十四個大字，叫做：

『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後面有附注。(華蓋集)可見自命為青年的導師的，不見得勝任愉快，而他的謹慎工夫，則真可為青年的領

導。

又有人以爲魯迅多疑，這是確的，他曾經有自白，例如『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集外集）共一有云：『……現在我對於那記事後半篇中神經過敏的推斷這幾段，應該取銷。但以爲那記事却還可以存在，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至少是他對我我對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真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那對於他的誤解麼？……』

然而社會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兇殘，每每有出於他的猜疑之外的，這又從何說起呢！例如『記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所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

又有人以爲魯迅長於世故，却又有人以爲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只是與時宜不合罷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調集）裏說得很明白：

『……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我是不應該的。』

這種使人掃興的事，那些「更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者決不會做，而魯迅熱情難遏，偏要『說出』，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總之，魯迅是偉大的，竟不幸而孤寂窮苦以終，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然而，我確信將來他是遠遠愈偉大的。現在就引用他的『戰士和蒼蠅』（華蓋集）中的幾句話作爲結束

能

『Schopenhauer 說過這樣的話，要佔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却見得愈大。』

『……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十一、八、魯迅逝世後十九日。

附 記

自魯迅逝世後，各方紀念文字看得不少，個人覺得許季市先生的一首輓詩，最足以顯示魯迅的真精神，附錄於此，以申同契。

「哭周豫才兄」

許 丹

驚聞重譯傳窮死，

（十月十九日夜，見日文晚報載兄死訊，遽垂死前情況至爲淒切，不忍再讀。）

坐看中原失此人。

兩紀交情成逝水，

一生襟抱向誰陳。

於今欲殺緣無罪，

（子貢子路相與言曰，「殺天子者無罪，藉天子者不赦。」）

異世當知仰大仁。

（兄慈仁惻愍，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樹削跡，隨之至死。）

豈獨延陵能掛劍，
和期姑射出埃塵。

十二。

錢：新苗第十二期

我所認識的魯迅

許壽裳

魯迅小說第一集『吶喊』，讀者都稱爲中國新文藝上真正的，劃時代的傑作。其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發表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四月，正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寫了十餘篇，結果起來，稱爲『吶喊』。

其實，魯迅的吶喊聲並不是五四運動的時候才起的。民元前九年（一九零三），他二十三歲所作的『斯巴達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異國上女的義勇來喚起中華垂死的國魂。民元前五年（一九零九）他二十七歲所作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墳』）都是懷於當時一般新黨思想的淺薄猥賤，不知道個性之當尊，天才之可貴，於是大聲疾呼地來匡救，所謂『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實在是紹介那時歐洲最新文藝思潮的第一人。民元前四年（一九零八）他翻譯的小說（『域外小說集』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魯迅的頭腦受過科學的鍛鍊的，眼光極銳敏，心極細而胆極大。他敢正視人生，衝破黑暗，摘出國民性的缺點。『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迷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遺孀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不思懲兇，自衛，却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

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填：論睜了眼）他敢猛烈地攻擊虛偽，『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揭穿假面，毫不留情。這是他的偉大之處。

魯迅的頭腦雖極冷靜，而赤血極熱烈，意志極堅強，明明感到寂寞，無可措手的了。『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的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吶喊』自序）但是他決不灰心，決不妥洽，總要拚命地刻苦地幹下去，奮鬥到底。『對於舊社會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我們急於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還要賴』（『二心集』）主張韌性的戰鬥，這又是他的偉大之處。

魯迅對於民族主義，堅貞無比，在民元前九年留學東京時，贈我小像，後補以詩，曰：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